

# 張漢喆《漂海錄》的歷史認知價值<sup>\*</sup>

姚大勇<sup>\*\*</sup>

## <목 차>

1. 引言
2. 歷史公案
3. 明清鼎革
4. 東亞鄰國
  - 4.1 日本人
  - 4.2 中國人
  - 4.3 安南人
5. 朝鮮百姓
6. 科學技術
7. 結語

## 1. 引言

朝鮮王朝英祖、正祖時期文士張漢喆(1744—?)<sup>1)</sup>所著的《漂海錄》<sup>2)</sup>，記

<sup>\*</sup> 本研究得到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13 (韓國外國語大學2013年度研究基金)資助，特此說明，並予致謝！

<sup>\*\*</sup>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國學部 教授。

- 1) 張漢喆生平見，《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第19冊，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12月版，第311頁。
- 2) 傳世的張漢喆《漂海錄》共有兩種主要版本，一為韓國國立濟州博物館所藏原文抄本，一為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抄本。本文所引張氏《漂海錄》，主要是據김지홍翻譯本《漂海錄》(首爾지식올만드는지식出版社2009年7月版)所附之影印濟州博物館抄本(以下簡稱濟州本)，需要和國立中央圖書館抄本(古267/Z，下載自<http://www.dibrary.net>，以下簡稱中央圖書館本)對較處，會另作說明。

述了其在海上漂流的一段奇險經歷。張氏於朝鮮英祖四十六年庚寅(1770)十月中鄉試，又得官家助給盤纏，遂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與衆人一起從濟州島渡海北行，欲赴京趕考。船行不久即遭遇風浪，漂泊數日，二十八船隨風到達一島(後知爲琉球虎山島)，衆人登島，是年除夕即在島上度過。次年辛卯(1771)正月初一，海上有日本船來，諸人非但未獲營救，反遭劫掠。初二日在島山又遇安南船隻，船上大明遺民林遵等人對張氏一行施以援手，張氏一行遂乘安南船隻離開海島，欲先往日本，再行歸國。本來無事，孰料在船上又因安南與朝鮮的歷史恩怨，於初五日晚重被放於海上，復遭風浪，驚險異常，於初六日晚冒險在青山島登岸，又忍饑挨餓，度陵越谷，夜中尋至人家，方才正式獲救。同行二十九人，至此僅餘八人。張氏在島上蒙主人朴重茂熱忱相待，停留數日，祭祀亡歿之人，並做離島準備。張氏一行後於正月十三日乘船離開青山島，十五日登陸到達康津南塘浦，遇三位在陸上經商的濟州人和一位欲赴京的濟州人金昌賢，後經商議，張氏與金昌賢赴京應試，餘人一起乘船回鄉。張氏於正月十九日正式發程上京，二月初三至京，落第後於三月初三踏上歸程，五月初八安然回至家中。張氏此番征行的主要過程，大抵如是，書中於其在海上漂流及在青山島上的經歷見聞，記載猶詳。

張氏於《漂海錄》中不僅描繪了海上的驚濤駭浪，回顧了自己與同船之人九死一生的艱險遭遇，也展示了當時社會的多方面情況，對於瞭解十八世紀東亞諸國間的相互認識和關係，揭示當時人的思想觀念，探究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對於重新認識一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歷史事件，都具有重要的認識與參考作用。本文即對張氏《漂海錄》中涉及的一些歷史認知方面的問題略作闡釋，以彰顯此書的價值。

## 2. 歷史公案

相傳朝鮮光海君時，琉球世子因在海上遭遇風浪，漂泊至濟州島上，爲濟州牧使所害。此事在韓國史籍中也有記載，如《朝鮮王朝實錄》中即記光海君五年正月

丙戌，禁府爲此事上啓云：“囚人李箕賓獄中上疏自明：‘雖曰中國人，既與倭賊同舡商販，則其爲亂民，似無可疑。’以此論爲殺中國人，則不無過情，上裁何如？”王命照律施行。其下另有小字注當時濟州牧李箕賓劫殺遇難商船事：

箕賓以武官牧濟州，以善治名。判官文希賢遇商人漂舡，唐、倭、琉球三國人並載，藏貨鉅萬，希賢利其用，以詭言動箕賓，襲滅其舡，分其貨。箕賓頗分與士卒，希賢所取尤多，皆自專，黃繭絲至百五十石，明珠瑪瑙之屬以千百計，濟州吏卒詣獄證寃。

另注明當時遇難的是琉球國使臣：

商舡中有琉球使臣，年二十五六，頗工文辭，移書於箕賓，辭甚悲苦。<sup>3)</sup>

事發之後，朝鮮王廷也派人查辦此事，仁祖元年四月癸酉，“慈殿下教於政院”，令人奏明數事，其一卽爲“琉球國世子漂到我境，使邊臣潛殺。”領相李元翼、禮判李廷龜和大提學申欽於請對時奏啓曰：

琉球事，其爲世子與否，自此難知，且無輕重於此事，似不當舉論。臣與禮曹判書李廷龜、大提學申欽一時來詣，既達此意於主上，仍敢來啓。<sup>4)</sup>

此時知曉濟州遇難之海上漂泊人爲琉球人，至於其是否是琉球國世子，還難以確定。後來，這件事的主謀，當時的濟州牧使李箕賓於仁祖三年正月死去，《實錄》中也再次提及此事：

丁巳，咸鏡北道節度使李箕賓死。箕賓，貪虐武夫也，向在光海朝，納賂宮掖，圖授濟州牧使。赴任之初，專務肥己。一日，琉球國王子滿載寶貝到泊州境，蓋漂風而至也。箕賓與判官文希賢圍而盡殲之，沒入其貨。王子陳其旌節，不變顏色，從容遇害，

3)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卷六二，《朝鮮王朝實錄》第32冊，東國文化社，1957年5月版，152頁。

4)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卷一，《朝鮮王朝實錄》第33冊，東國文化社，1957年5月版，525頁。

聞者憐之。事覺，箕賓就獄，多獻寶球於光海，故得免刑章。逮至反正之後，尙界北門重任，今日用人，可謂苟矣。<sup>5)</sup>

在此，明確了琉球王子的身份，其遇難前的視死如歸，從容就義，讓人欽佩，其經歷海上風濤，未葬身魚腹，卻命喪於貪圖財賂的朝鮮地方官員之手，委實令人嗟歎不已。似此，為朝鮮濟州牧使所害之人為琉球國人，似無可疑。

張氏以前也一直認為當年濟州牧使所殺的就是琉球世子，並將此作為警示同船之人勿懷去琉球之心的一個理由，如他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船上對眾人說：“在昔琉球與我國通好，……逮至光海朝辛亥年間，琉球太子飄船到濟州，其時牧使誣以寇邊，火攻殺之，奪其貨貝，自此琉球絕和云矣。”<sup>6)</sup>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樁積年舊案會在張氏等人搭乘的安南船上爆發，並最終導致他們被提前趕下船。

張漢喆等人於辛卯正月初二日在虎山島上遇見路過的安南船隻，並得到明遺民林遵等人的熱忱相助，安南人也同意帶他們同行。張氏一行本來可以就此隨安南船隻先到日本，然後再設法返回朝鮮。孰料卻因偶然失語，讓船上平地又起風波，而引起這場風波的緣由，竟就是耽羅(濟州)官員殺琉球世子這樁歷史公案！

在安南船上數日，舟行甚速，張氏一行人也甚為快意，初五日早晨，在船上已可望見東北方向耽羅(濟州)的漢挈山，“我漂人輩忽見漢挈之近前，喜極而不覺放聲號哭……或起拜向漢挈而祝”。船上人見張氏一行叫啼不休，林遵以書問其故，張氏答云他們皆耽羅(濟州)人，“家山在近，悲喜交切，故不容不如是矣。”林氏將此事告知安南人後，很快原船上之人就起了爭執，“相與喧噪，有爭鬪之狀”，張氏也不明所以。以林氏為代表的明遺民為一方，以安南人為另一方，雙方欲起爭鬥，當時情況相當緊張：“著巾者林遵輩數十餘人環立一邊，削髮者八十餘人亦分黨聚立於一邊，肆惡高聲，怒目咆喝，向林遵輩，若將鬥鬪者然。林遵輩則皆有緩頰相誘之色。而如是相持，日已過午，莫知其故也。”直至晚間，林氏才以書示張氏等人曰，因以前耽羅王殺安南世子，故這次安南人知張氏一行是耽羅人之後，欲殺之以為世子報仇，

5)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卷八，《朝鮮王朝實錄》第33冊，東國文化社，1957年5月版，668-669頁。

6) 見張氏《漂海錄》庚寅十二月二十六日記事。

幸得林氏等人在中間多方勸諭，才得以免除這場禍事，但是安南人也不願再與“仇人”同船，林氏也只好讓張氏等下大船，解開隨船所帶張氏等原乘小船，重載張氏一行二十九人，“泛送潮頭，分路而去了”。<sup>7)</sup>幸虧有林遵等明遺民從中彌縫調解，安南人才予以讓步，避免了一場血光之災。這場意外波瀾，以張氏等人提前下船而收場，經此變故，張氏一行重又在海上漂泊。

從張氏的記述，實可匡正史書的訛誤，讓人知曉光海君時在濟州遇難的不是琉球世子，而是安南世子。張氏還算是有學問明世理，見多識廣之人，他在開始時對這樁公案尚且張冠李戴，將安南世子誤認為是琉球太子，其他人對此事件的懵懂無知，也就可想而知了。由這樁外交公案，以及當時和後人對它的錯誤認識，也可看出當時東亞諸國之間交流不暢，誤解嚴重。張氏等朝鮮人對此事一知半解，或茫然無知，更根本不可能參與，但是這件陳年公案卻最終對他們產生了直接影響，甚至讓他們差點面臨一場無謂之災，事後想來，都令人不寒而栗。因兩國的政治鬥爭、外交糾紛，進而直接牽涉到兩國人員之間的交往與態度，可見外交無小事，不能不慎。藉由張氏的親身經歷，從而揭開了之前的琉球世子之謎，澄清了一樁歷史公案，這也可說是張氏《漂海錄》的一大貢獻。

### 3. 明清鼎革

張漢喆著《漂海錄》時，滿清定鼎中原已百有餘年，然從書中所述也可窺見明亡清興的史實，見出當時人對大明和滿清的不同態度，對明朝覆亡的切膚之痛。

張氏一行在虎山島上與林遵等人初見面時，張氏即見林遵是“鬚髮不剪，頭戴圓巾”，穿著打扮與當時人明顯有異。林氏在得知張氏一行是朝鮮人後，也即“喜形於色”，復問：“你國地方有中土人流落者乎？你知其人，可數以對否？”從此問語，即可見其對流落他國的大明遺民的關切，其與朝鮮人也有天生的親近感。張氏以書答

7)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五日記事。

復曰：“皇明遺民果多逃入我國(朝鮮)者，而(朝鮮)國俗崇尚禮義，莫不厚待，自朝家錄用其子孫矣。”林遵見後，即明白告張氏自己是大明遺民，祖上於明亡後遷居安南(今越南)：“俺大明人，遷居安南國在古矣。”並邀請張氏等人隨自己船先去日本，再返本國。張氏聞聽此言，深受感動，寫了番感激之語，重點言明大明對朝鮮的恩德和朝鮮人對大明的感懷，林氏在讀張氏所書這番言語時，“悲咽之意，溢於辭色”，也是深受感動，難以自制。張氏到了大船上，問林氏船上不剪髮著巾者與削髮裹頭者有何不同，林氏答曰“大明不幸，明人之逃入安南者甚多”，船上“不剪髮著巾之人”即是明遺民，“削髮裹頭者”則是安南人。<sup>8)</sup>滿洲興起之時，即要求歸順的漢人剃發易服，順治元年(1644)夏四月，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在山海關助吳三桂擊敗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正式入關之後，即正式下薙髮易服之令，因受到漢族士衆的反對，再加上政局未穩，南方未定，才暫緩此令。是年秋七月己亥，“山東巡按朱朗鑠啓新補官吏仍以紗帽圓領臨民蒞事”，睿親王多爾袞爲此專諭：“軍事方殷，衣冠禮樂未遑制定。近簡各官，姑依明式。”<sup>9)</sup>而到了次年六月，南明弘光政權崩潰之後，清廷統治鞏固之後，更是強制推行薙髮易服之令，是年六月“丙辰，諭南中文武軍民薙髮，不從者治以軍法。是月，始諭直省限旬日薙髮如律令。”十天之後，又重早此令，“丙寅，申薙髮之令。”<sup>10)</sup>當時中國南方漢族士衆，爲了不從胡俗，或奮起反抗，或遁走他鄉。明朝覆亡至此已一百多年，但是林遵等遺民仍然一直保持著蓄髮的傳統，從林氏等人的穿著打扮、言行舉止，皆見他們心向前朝，對大明念念不忘，張氏也對他們深表敬意。從林氏等人身上，以及根據他的話語可以知道，和明亡後有中國人爲躲避清廷統治而進入朝鮮一樣，當時也有中國人進入安南，這可說爲研究當時明朝遺民的流亡途徑開闢了一條新途，讓人知道當時不僅有人遷居朝鮮，也有人遠走安南。另據張氏《漂海錄》中安南人的介紹，當時甚至亦有明人避居香澳，而加入這一行列的，竟還有朝鮮人。

船上的安南人方有立主動告訴張漢喆，中國廣東南海外有青黎<sup>11)</sup>國香澳島，

8)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二日記事。

9) 《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紀一”，中華書局1977年8月版，第2冊第87頁。

10) 《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紀一”，中華書局1977年8月版，第2冊第96頁。

11) 黎，中央圖書館本作“黎”。

“逃世明人多入於此”，明遺民為躲避清廷統治，也有避居此島者。方氏所言的青黎國香澳島，既然“在廣東之南海外”，按其方位，筆者推測此香澳島可能即香港島。方氏另外還言自己以前航海時曾漂入此島，令人稱奇的是：“島中有朝鮮村，村中有金大坤者，為里中之望。”而據金大坤自言：“吾之居此已四世矣。吾祖原來朝鮮人，昔者作俘於清國，流入於南京，隨明人避世於此島，築室娶婦，生男育孫，仍作香澳之人云矣。”島上的居民也稱金大坤之祖“精通醫技，能得人情，家計豐殖，後孫繁碩，然而築臺高岡，遙望故國而悲泣，故後人命其臺曰望鄉臺云爾。”<sup>12)</sup>通過方氏轉述，可知香澳島中有朝鮮村，島上朝鮮居民也不在少數。其中金大坤一家的身世，頗令人感動，金氏自稱其祖原為朝鮮人，“作俘於清國”，後流入南京，到明朝滅亡時，又隨明人避居於此島，至今已四世。按照時間來推算，其祖上也即為在明末戰亂時進入中國者。明末滿洲於中國東北興起之後，不僅與大明，也與朝鮮之間多有戰伐，滿洲與朝鮮之間的戰爭，主要的有兩次，均發生於皇太極時期，一為皇太極初掌政權時，“天聰元年(1627)春正月丙子，命二貝勒阿敏，貝勒齊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嶽託、碩托率兵征朝鮮。”滿洲這次戰爭主要是為了切斷朝鮮與明朝的聯繫，戰爭規模不是太大，在達到目的後，“(三月)庚子，與朝鮮盟，定議罷兵。”<sup>13)</sup>一為皇太極正式上尊號稱帝後，“崇德元年(1636)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號禮，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羣臣上尊號曰憲溫仁聖皇帝，受朝賀。”是年十二月，皇太極為了徹底解決與明朝征戰時的後顧之憂，以朝鮮使臣於自己即位時不守禮儀為藉口，親征朝鮮，“(十二月)壬申，上率禮親王代善等征朝鮮，大軍次沙河堡，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兵自寬甸入長山口。”“乙丑，多鐸等進圍朝鮮國都，朝鮮國王李倧遁南漢山城。”次年春正月庚午，朝鮮國王李倧被迫下山朝服出降，“獻明所給敕印”，表示正式斷絕與明的關係，臣服於清。二月壬申，清廷班師。<sup>14)</sup>這兩次戰爭毫無疑問都是滿洲貴族發動的特強凌弱的侵略戰爭，其中尤以第二次戰爭，<sup>15)</sup>因是皇太極率兵親征，規模龐大，破壞也嚴重。明亡清興之際，朝鮮也受禍甚烈，有很多朝鮮人

12)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四日記事。

13) 《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紀一”，第2冊第22頁。

14) 《清史稿》卷三“太宗本紀二”，第2冊第55、58、59、60、61頁。

15) 是年為丙子年，韓國史籍稱此役為“丙子胡亂”。

被擄到中國。如據明亡後第二年出使到中國的朝鮮成以性(1595-1664)的《燕行日記》所記，當時自過鴨綠江至北京的路途中，被擄的朝鮮人所在多有，“鳳林大君行中贖得被擄數十人。自松站以後，家家皆有我國人，見吾等之行，奔走來見，問其故土消息。路上相逢者，亦不知其數。雖素昧平生，必喜色相看，自道其鄉里親戚，眷戀彷徨而不能去。其被虜多少懷土情事，從可想矣。”<sup>16)</sup>真是血淚斑斑，催人淚下。相比較而言，金大坤的先祖還算是幸運的，雖一度被俘，但還是到了南方，明亡後又隨人避居香澳，“築室娶婦，生男育孫”。金氏先祖雖然在島上家產豐厚，子孫繁盛，但是還是不忘朝鮮，特在島上高岡築臺以望故國。其崎嶇經歷，坎坷家世，和對故國的耿耿丹心，綿綿眷念，讓人動容。金氏之祖不僅不忘故國，而且從他在明清交替之際“隨明人避世於此島”，也可見他是和明遺民一樣，從心底裏對滿清入關不滿，對新建立的清王朝不予認同。另外從香澳島上有“朝鮮村”這一記載來看，此島上的朝鮮人，恐不僅只有金氏一家，應還有其他朝鮮人。這“朝鮮村”和朝鮮來華使者所撰的《燕行錄》中經常提到的燕行道上的高麗叢、高麗堡<sup>17)</sup>一樣，都是朝鮮人的聚居地，人數應不在少數。這也為探尋朝鮮遺民的行蹤，提供了新的線索。

張氏雖為朝鮮人，且在明亡清興百餘年後，但是心中卻仍存“華夷之辨”，對於明朝與明人，有天生的親近感，而對於明清鼎革，則一直耿耿於懷。在得知林遵是明遺民後，又見對方主動對自己伸出救援之手，更是大受感動，不覺涕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並回顧歷史，感激“壬辰倭亂”時，皇明對於朝鮮的“再造藩邦”之恩，對於甲申三月的崩天之變，即崇禎殉國，清兵入關，尤為痛心不已：“我東忠臣義士之心，孰欲戴一天而生也，孰不欲蹈東海而死也？”今天與大明遺民在萬裏之外，萍水相逢，“非徒四海之兄弟，同是一家之臣子。”榮幸同為大明臣子，欲為大明蹈海而死。張氏心中，實懷有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的觀念，一直奉大明為中華正統，而對滿清則心存芥蒂。在大船上，當有人問及朝鮮是否稱臣奉貢於清時，張氏以生長鄉曲，不知朝廷之事為由，避而不答，顯見其心頭實也有難言的苦衷。對於已經覆滅的明朝，林氏稱“大明”，張氏稱“皇明”，都是滿懷敬意。《漂海錄》中未見張氏

16) 成以性《溪西先生遺稿》卷一《燕行日記》，《韓國文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民族文化推進會2006年12月版，第86-87頁。

17) 分在今遼寧、河北境內，高麗堡又作高麗村。

直接稱呼清朝，但從其對元朝的稱呼，則不難窺見他對清朝的態度。張氏一行開始在海上漂泊時，張氏在小船上對同行之人提到元朝時，稱元朝是“胡元”<sup>18)</sup>，一“胡”之加，褒貶立現，顯見輕蔑之意。對早已成爲歷史的元朝尚且如此，對直接取代明朝的清朝的抵觸也就不難想見。雖然當時自明入清已有一百多年，但是張氏也仍和林氏等明朝遺民一樣對大明念念不忘，而對清朝則難以認同。

“海外有孤忠”，通過張氏《漂海錄》中張氏、林氏和安南方氏之言，可知明清鼎革之際，大明遺民有的進入朝鮮，也有的流入安南，甚至避居於海島。加入這一遷徙行列的，不僅有中國人，甚至亦有朝鮮人。由於特殊的歷史機緣，在南海海島上也留下了朝鮮人的遺蹤。驅使當時的中國人與朝鮮人發生這些遷移的，不僅是由於明亡清興的慘酷現實，也是因爲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辨”的傳統思想。

## 4. 東亞鄰國

張漢喆《漂海錄》中，不僅對中國，對同爲東亞鄰國的日本和安南都有不同的記述，從中可看到以張氏爲代表的朝鮮人對同時代的東亞諸國的印象和態度，以及當時東亞諸國之間的交往與聯繫，茲分別述之。

### 4.1 日本人

辛卯(1771)正月初一，張氏一行人在漂流所至的荒島上，“萬里殊域，經歲而逢新，悲懷難抑，相對而泣。”可說是悽惶度歲，抑鬱難遣。中午時分忽見有一點帆影從東邊而來，衆人皆喜，“增薪吹火，以起煙光，揮竹旗於高岸，聯衆聲而大呼，使之聞之於彼船”，以期引起來船的注意，並希望能因此獲救而離開此島。傍晚時分，

18) 《漂海錄》庚寅十二月二十五日記事。

來船漸近，從船上人的穿著打扮來看，乃是倭(日本)人。倭船一開始是“過島而去，落落無相救之意”，並不想搭救他們。看到這種情況，“我船人呼叫大哭，聲動海天。”倭人大船上忽放小艇過來，有十餘人登島上岸，而且這些人“腰間皆帶長短劍，氣色暴戾，眉睫不佳”，一看就非善類。倭人登島後，立即將張氏一行圍住，以書問他們是哪里人。張氏答書稱自己是朝鮮人，漂流到此，請求搭救，並問他們是何國人，將往何處。倭人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南海佛，將往西域去，顯而易見是一派胡言。更可惡的是倭人在知道張氏一行落難的情況後，不僅不予搭救，反而趁火打劫，威脅他們用寶物來贖命：“你以寶物禳於我，有可生，不則死。”從這番凶言惡語，可見這些人狠毒殘酷，惟利是圖，毫無道義可言。在張氏回答並無寶物後，倭人先是“相與喧噪”，後又“揮劍咆哮”，“赤脫余衣服，綁縛倒懸於樹上。又取諸人，脫衣縛倒，遍探其囊中”，將張氏一行人在海島上拾獲的雙珠和生鯧一齊擄走，只留下糧米衣服等不值錢之物，“相與咻噪，乘小艇而去了。”張氏一行在倭寇走後，好不容易才掙脫開來。本來還希望倭人能搭救自己，沒想到不僅沒有得救，反而遭遇了一場生死劫難，真是雪上加霜，令人心寒，倭寇的兇殘本質，也於此盡見。經歷此劫後，張氏直視倭人為仇人，與他們不共戴天：“噫，倭奴，我仇也，義不可共戴天！”再想到以前的倭患，想到給國家帶來深重災難的“壬辰倭亂”，這次又親眼目睹了倭人的殘暴行徑，對他們更是恨之入骨，“倭乎，倭乎，如可斬兮，人千其劍；如可射兮，人萬其弩。”張氏進而認為倭奴對於世上之人無一毫之利，而其危害卻過於猛虎毒蛇，甚至責怪真宰(造物主)不該生此孽種。<sup>19)</sup>張氏《漂海錄》中，倭人的殘酷無情暴露無遺，作者也毫不掩飾對倭人的切齒痛恨。《漂海錄》中與日本人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中國人。

## 4.2 中國人

中國人(大明遺民)對張氏等人的態度與倭人迥然有異。自初一這天遭遇倭人

19)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一日記事。

的劫難後，島上諸人皆大受影響，不免心灰意冷。初二日，西南海面上又來了三只風帆，天將晚時，船近海島，前兩只船徑直朝東北而去，並未停船施救，最後的一只船開始時也是“逼島而過，可以叫呼相聞，而形貌可辨也。我諸人齊聲號哭，合手叩頭，以示乞憐之狀。”與前兩只船不同的是，這只船過去之後，忽又回棹向小島駛來。從這先過後返的過程可以猜想得出，大船上人對於是否停船上島察看情況，搭救落難之人，曾經有過爭論，後來還是同意上島的意見占了上風。大船下碇停好後，有五人乘小艇上岸，其中一人“鬚髮不剪，頭戴圓巾”(後知此人名林遵)，以書問張漢喆他們是哪國人，在知張氏是朝鮮人後，即面露喜色，不僅向張氏詢問是否有中土(中國)人流落至朝鮮，還主動邀請張氏等人先隨船至日本，再設法還歸本國。著巾者將張氏一行的情況向同行之人說明後，同行之人開始也是“或搖手，或掉頭”，張氏雖不知其語言，也知其有不肯收容之意，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已而著巾者大笑，即款款然攜余手，引我諸人登小艇，泛彼中流，轉上大船。”其豪爽之氣，仁義之風，於此盡現。從這裏也可見出雖然一開始與著巾者一起登島的安南人不太情願接納張氏一行，但是經不住著巾者的勸解，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最終安南人還是同意了著巾者的主張。再聯想及不久之前安南船先過後停，這其中也應該有著巾者的功勞。這著巾者雖與張氏等人萍水相逢，卻深明大義，古道熱腸。張氏一行上了大船之後，“彼人先以茶飲饋之，又進白燒酒訖，饋之以粥”，還給他們安排住處，對他們招待甚周。<sup>20)</sup>張氏欲周覽船制，因不識路徑，林遵等人還特地帶張氏及沙工一起觀覽，張氏等也因此得見船之上下結構。<sup>21)</sup>於此細事，也可見林氏等人的熱心與細心。

張氏一行在安南船上，開始時與安南人相處得也融洽，安南人還特地向他介紹有朝鮮人居留於港澳島的情況，張氏一行也以自己的言行與禮義獲得了船上人的尊重。後來安南人知道張氏一行是濟州人後，因安南世子耽羅被害這歷史公案，船上頓起波瀾，也幸虧有林遵等中國人居間調解，才未釀成大的災難。<sup>22)</sup>雖然林遵最終沒能將張氏一行平安送上陸地，但是他在這段時間的所作所為，為張氏諸人確實是竭盡心力，天地可鑒，若沒有他，張氏一行要不還陷留在荒島，要不就成了安南與耽

20)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二日記事。

21)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三日記事。

22)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三、初四日記事。

羅歷史舊賬的犧牲品。感謝張氏此書，讓世人知道明亡清興百餘年後還有像林遵這樣一位有俠肝義膽，具仁義之風的大明遺民。張氏平生足跡未至中國，這次海上漂流也沒到中國境內，但是通過以林遵為代表的明遺民，也感知到中國人的仁義厚道。林遵等明遺民的行為舉止與倭人明顯不同，《漂海錄》的字裏行間，洋溢著對林遵等人的感激敬重，對大明，對中國的推戴尊崇。

在虎山島上，張氏得知林氏也是明人後，不覺涕泣而書曰：“吾屬亦是皇明赤子也。壬辰，倭寇陷我朝鮮，魚肉我，塗炭我，其能拯我於水火之中，措我於衽席之上者，豈非我皇明再造藩邦之恩耶？”<sup>23)</sup>壬辰倭亂時，朝鮮一開始受到很大損失，後來因得到大明的鼎力相助，才得以收復失地，驅逐倭寇，其對大明的感激之情出於至誠。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宣祖二十五年(1592)“壬辰倭亂”爆發時，“四月十三日壬寅，倭寇至”，至己未日宣祖就被迫離京，“是日大雨終日”，<sup>24)</sup>仿佛天公也在垂淚。而一年之後，經由明軍的浴血苦戰，終於收復京城，國王輿駕也得以回宮。宣祖二十六年(1593)十月辛巳朔，“上朝發碧蹄驛，晝停於彌勒院，夕入貞陵洞行宮。”“上至慕華館謝皇恩，行四拜禮。至宗廟前易服，率百官哭臨。”<sup>25)</sup>上至朝鮮國王，下至朝鮮軍民，對大明於朝鮮危難之際出手相助，感激不已，對大明的恩德，也永世難忘。明朝覆亡後，朝鮮對大明思念不已，對滿清很長時間都難以認同，既有“華夷之辨”這傳統觀念的影響，更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其中主要的一點，就是皇明的“再造藩邦”之恩。

### 4.3 安南人

與明遺民林遵等同船的還有安南(越南)人，張漢喆一行在與林遵等的接觸中，

23)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二日記事。

24)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卷二六，《朝鮮王朝實錄》第21冊，東國文化社，1957年3月版，484頁。

25) 《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卷四三，《朝鮮王朝實錄》第22冊，東國文化社，1957年3月版，105頁。

也與安南人有所交往。安南船上隨林遵一起登島的安南人，雖開始時對是否讓張氏等上船有些勉強，但是後來他們還是同意了林氏的主張，將張氏等人帶離孤島。在船上，張氏一行主要和以林遵為代表的明遺民打交道，但是安南人對他們也以禮相待，其中安南人方有立更主動告訴張氏香澳島及島上朝鮮村的情況。安南人只是在知道張氏等人是耽羅人後，因欲為安南世子報仇，雙方關係才一度緊張，甚至欲以刀兵相向，但是經過以林遵為代表的中國人從中調解，多方勸諭，安南人最終還是饒恕了張氏一行，只是不願意再和耽羅人同船而渡。從這些事例既可見他們為國家報仇心切，也可見他們並不是頑固不化。張氏一行雖因安南人又回到海上漂流，但張氏對安南人並無惡語，而且對安南人所駕之大船也是敬佩不已（見下文第6節）。

## 5. 朝鮮百姓

張漢喆《漂海錄》中記述了中國人、日本人和安南人，但描寫得更多的還是朝鮮百姓。張氏與同行的二十多人，除金瑞一外，其他人開始時也並不熟悉，只是後來在與風浪搏鬥的過程中，張氏以自己的才識，逐漸獲得了大家的信任，他作為一讀書人，對下層百姓也有了新的認識。在海上漂泊之時，船上諸人雖有時不免灰心喪氣，悲觀失望，但經張氏鼓勵引導，最終也都能齊心協力，共度難關，特別是正月初六日晚，在天黑風大，礁多浪險的時候，“金福三、李得春兩人，匍匐舷頭，欲將救鴟，為風所飄，落水而死。”鴟為船尾主舵，<sup>26)</sup>“蓋船之用也，鴟為大。船若無鴟，如人之無脚，不能進一步”，金、李兩人值此緊急關頭，為了保護全船人的安全，而犧牲了自己，其英勇行為與無畏精神，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當晚，張氏與船上眾人在經歷了一番艱險之後，到一座大山（即青山島）前，冒險跳船上岸，其他人料想張氏不會游泳，必然已被海水吞沒，“皆望海而哭”，或曰：“吾等之得到此地，而能得

26) 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奎章閣，韓國學的歷程》第77頁所附插圖，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12年10月版。

不死者，莫非其指揮之功。而吾輩生而彼不免死，豈不悲憐乎？”衆人認爲自己能逃過諸多困厄，得以大難不死，都應歸功於張氏的“指揮之功”，都爲他之“逝”而傷心痛哭。等衆人知道張氏尙在之後，“於是衆日向余，始知獲全，遽抱餘身，失聲而哭。此時情誼之篤，爲如何哉？”衆人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還在人世，更是大放悲聲。此時之哭是內心悲喜交集之情的真實流露，張氏與諸人之間新近凝結成的篤厚情誼也於此畢現。當時朝鮮的船人，不僅工作危險，生活艱苦，並且爲世所輕賤，“而今以此行觀之，則其性之善，固自如也。”通過這一路行程，張氏發現他們其實都是人性本善，而在面臨生死考驗的時候，自然流露出他們的本性，特別是金福三、李得春兩人，爲他人而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更是人性本善的最好證明。對於孟子所持的性善之說，張氏經由自己的切身經歷，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吾固知世無性惡之人，而若夫有善有惡之不同，職由所養所習之有異也。孟夫子性善之說，餘於是得其實矣。”<sup>27)</sup>通過這番海上漂流歷程，從船上諸人，尤其是平日爲人所不屑的船工身上，張氏真切感知到了世上原無性惡之人，人有善惡之分，正是由於教養與習俗不同所致，張氏於此也自認爲真正把握住了孟子性善之說的實質。

張氏一行於正月初六日夜間漂泊至青山島，從張氏《漂海錄》，讓人看到近三百年前朝鮮青山島的概況。據作者所記，青山島在海中，在行政區劃上屬新智島鎮管轄，北距新智本鎮百餘里，西南距耽羅（濟州島）七百里，“島之幅圓三十里，居民累百家。山楮而無獸，野清而無雉。水田最沃，海錯亦饒。富兼農利，貧賴海採。地產草席甚美，民俗等級不明。草屋櫛比，男少而女多；漁艇絡繹，朝出而夕返。有屯長一人，檢察一人，主管本島，而規模如鄉，里間風憲約正矣。”<sup>28)</sup>島上物產較爲豐富，風俗人情也質樸純厚，仿佛一世外桃源。正是由於青山島上民衆的熱情相助，張氏一行才最終脫離險境。張氏初六日晚與其他人一起冒險棄船登岸，後在攀越崖壁的過程中又與他人漸漸走散，只得隨著鬼火犬聲，度陵越谷，好不容易來到一處巷口，恰好這時“沙工李昌成率島人十餘丁引炬而出來，蓋將尋余所在也。逢餘於巷口，大喜喧呼，遂使島人負余而歸，爇火向燎，作粥而饋，解其衣而衣之，火其

27)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六日記事。

28)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八日記事。

埃而處之。”<sup>29)</sup>島上之人應是聽沙工所說還有人落在後面，遂舉著火炬出來尋找，逢著之後大喜歡呼，將他背回去，給他烤火，熬粥，加衣、燒炕，從這一連串舉動，可見島上人之淳樸善良，樂於助人。張氏因極度疲勞恐懼，一度昏迷，直至次日正午，才漸漸蘇醒。醒來之後，“島人皆來會慰我萬死一生之情，本島人金萬鍊、金夏澤、郭順昌輩，晝夜相隨，救護甚勤。”島上之人，與張氏原無親故，但知他落難到此，皆來看望慰問，特別是金萬鍊等三人，更是日夜在他身邊看護陪伴，極其用心。張氏因在登崖時一度墜落而受傷，“痛楚難耐”，金萬鍊又以單方為他療傷，“經宿而有效，可幸也。”<sup>30)</sup>張氏在青山島上，處處得到島民的幫助，島民對於張氏一行的照顧，沒有一毫私心，完全出於其善良的本性。正月初九，張氏請於屯長，設供桌於海邊，祭奠亡歿的二十八人，張氏親撰並誦讀祭文，“一句一淚，辭氣悲咽”，同船諸人“齊聲而哭”，“是時島人之來觀者，男女駢雜，而莫不為之含涕矣。”<sup>31)</sup>不僅一起乘船得以生還的人齊聲痛哭，島上來觀看的人也莫不含淚，於此亦見島民心地善良，重視情誼。張氏一行在青山島時，多受島人惠助，他們後來還是乘主人之兄的船離開青山島，往大陸進發。據張氏自述，“余在青山時，主人以米斗、錢兩贖之，又買笠子、敝衣、麻鞋治送余行。尋常感恩，酬報無路矣。”<sup>32)</sup>張氏與青山島民相重茂本不相識，更非親故，而在島之時，不僅蒙其熱情招待，多方照拂，臨行前又蒙其治送行裝，真是讓人感激不盡，難以為報。以朴重茂為代表的青山島民，善良誠樸，真是大有古君子之風。

不僅青山島上居民純樸厚道，其他朝鮮人也是如此。張氏一行在康津南塘浦時，遇見從陸上經商歸來的濟州人金鐘澤、李鳳來、金福成，當時張氏因“足繭饑甚，行不能前，坐憩於路左草坡。”三人知道了當時張氏的情況後，“顛倒而來見，攜余而歸主家，爭進酒肴，又頓夕食，以慰萬死一生之情。”金鐘澤等三人在得知張氏的情況後，不僅扶他歸寄宿的主人家，並爭進飲食，以示慰問，而且熱情地邀請張氏一行同自己同船回鄉。見張氏言此時不願回鄉，欲上京赴試，三人各送錢十兩，以作路

29)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六日記事。

30)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七日記事。

31)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九日記事。

32) 《漂海錄》辛卯正月十三日記事。

費。在金鐘澤等三位商人身上，並不見商人常有的自私勢力，而只見熱情豪爽。張氏一行與金鐘澤等三人，又有一濟州人金昌賢來見，聞聽張氏意願，即主動相約一起上京，路上可以互相照應。<sup>33)</sup>張氏後來雖然考試落第，但是因緣際遇，得有這些熱心人相助，也就無甚遺憾了。濟州島人和青山島人一樣，淳樸忠厚，善良真純，著實令人感動。

作者同時也指出青山島上民情質樸，“等級不明”，即沒有嚴格、分明的上下尊卑等級之分，這與朝鮮傳統的重視身份門第的觀念明顯不同。張氏在流覽島上龍王廟時，“有老嫗迎余曰：‘郎子，遠客也。我有旨酒，豈無待賓之禮乎？’遂邀余坐廡下，而使素服美娥進食於余，傾壺而勸之。可知島俗之無禮，而<sup>34)</sup>其淳厚之風，則有可取矣。”<sup>35)</sup>原本不相識的老嫗，熱情款待張氏這一異鄉的落難人，這看似不合禮法的行爲，卻正反映出島上人情風俗的淳厚。張氏言島上的風俗習慣是“等級不明”，“無禮”，這無禮不是沒有禮貌，而是指島上之人不講究外在的禮法，不遵守世俗的禮儀，沒有其他地方人所慣有的等級觀念和客套行爲，這恰正反映出島上居民質樸純真，古風猶存。也要感謝作者，爲後世留下了當年青山島上的純樸畫圖，真實記錄。

青山島上民風純樸，物產亦算豐饒，但也不是世外桃源，反而經常受到外界，特別是官府差吏的侵擾。初十日傍晚，張氏在青山島主人朴重茂家中，忽聽到外面街上傳來喧鬧之聲，張氏驚問其故，主人答說是：“海島遐遠，王化不霑，北陸之人入島做弊者多矣。”謂青山島因僻處海上，難沾王家恩澤，經常有北邊陸地上的人進入島內爲非作歹，騷擾鄉民。這次是梨津鎮吏一人，率新恩（新得職官員）一員，於昨夜來至島上，杖責里正，征索酒食，搶人錢財，甚至於公然奪人耕牛。不久就有一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年跑到朴重茂家，告知說差吏奪自家耕牛，自家想向上申冤：“將欲白活<sup>36)</sup>於大監案前，令監以爲如何？”忠厚如樸重茂者，也只能勸他打消申冤的念頭，因爲若與差吏爭訟，恐怕導致差吏挾怨報復，那麼損失就會更大。這些收稅之

33) 《漂海錄》辛卯正月十五日記事。

34) 濟州本“而”字在“禮”字前，此從中央圖書館本。

35)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十日記事。

36) 活，疑爲“話”。

人本是受官府差遣，結果卻打著王家的旗號，在島上欺壓良善，橫行不法，張氏將之稱作俗諺所說的“無虎洞中狸作虎”<sup>37)</sup>對於這些人的恣意妄為，張氏切齒憤恨，然又無可奈何：“今此島人寧失所重之牛，而含憤忍性，不敢與千吏、李弁相訟者，可知積威之所約，而可哀者非島人耶？”雖然牛對農家來說極其重要，但是現在青山島上的這戶可憐人家，牛被吏差搶奪，飽受欺凌卻又無處申訴，也不敢申訴，受壓深重，命實堪憐。張氏深以島上居民的遭遇為悲，也以在當時竟有這不平之事為哀，他希望這種巧取豪奪能為更多的人所知，以徹底革除此弊政：“為邊海守宰者，當譏察諸島，使無是弊也。”<sup>38)</sup>深盼地方守宰能勤於政事，巡視地方，稽察部屬，保護百姓，使邊遠之地的人皆承王化，能真正享受到朝廷的恩澤。“苛政猛於虎”，朝鮮張漢喆《漂海錄》中記述此事，與中國唐代柳宗元作《捕蛇者說》一樣，都實有深意存焉。

## 6. 科學技術

從張氏《漂海錄》中所記，也可見當時的科學技術與思想。張氏能贏得一般人的尊敬和信任，與他擁有的豐富的科學知識密不可分。如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晨，他即根據地理常識，判定在東北海上所見之山為漢挈山而非黑山島，另依靠自己的天文氣象知識，推斷當日風向會由東北偏向西北，後來風向的改變也證明了他所言不虛。<sup>39)</sup>另外當二十七日晚間在海上看到南極老人星時，張氏糾正了同伴的誤解，認為在中原的衡嶽和朝鮮的漢挈山上得見此星，是因其地在南，而非其山之高。他還用指南鐵觀測，星在丁方之天，與在漢挈山所見的方位相同，“推此而可知船在漢挈之正南，而近於琉球之境，亦可知矣。”<sup>40)</sup>這合於科學原理，事實也正是如此。張氏正是運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學知識，多次引導幫助同船之人解決困難，鼓舞信心，

37) 似即中國俗語：“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38) 《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九日記事。

39) 《漂海錄》庚寅十二月二十六日記事。

40) 《漂海錄》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記事。

並最終脫離困境。

書中還記載了自己所見的安南大船，顯示了當時先進的造船水平。正月初二，他們初見到駛來之船，即驚訝於其船之大：“船之大異常，所謂如蔽天之山者也。”正因船大，所以能抗風浪，船在海上航行時，初三日午後，“西南風大作，波濤如山，而彼人輩無難色，高張白布帆，船往如飛，達夜而行。”張氏一行初二日初上林遵等人之船時，“見船如巨屋，房室無數，聯軒交櫓，疊戶重闔，器玩什物，屏障書畫，俱極精妙，不可殫記。”他們在船上，初三日黎明時忽聽到雞鳴之聲，一開始以為船已近岸，經人解釋後才知其時離岸尚遠，原來船中蓄養著雞犬，故聞其聲。張氏欲周覽船制，因船上“軒櫓稠疊，莫知其端倪”，故初三日林遵等帶其入船腹觀覽。整只船共分四層，有樓梯可上下，“船之大，廣可百餘丈，其長倍焉。”人在上層，房屋相連。其下三層，則間架井井，百物並蓄；器皿秩秩，百用俱通矣。”其下第一層，一邊為葱畦、蔬圃、雞鴨，一邊為所積柴薪和雜置器用之類。第二層一邊放米穀錦繡、各種貨物，一邊為羊羴、羔圈、狗彘之畜。最下一層為船底，藏有小艇，有板門可通於海。船上儲藏物品雖多，但是井井有條，從張氏船中所見，可見船形之廣大複雜，設計之精巧合理，而船中竟能蓄養雞鴨羊彘，這是船上的創舉，於此也可見當時造船技術的先進。張氏在船上還看到其他物品，如在下面第一層還看到一大器皿，“其大若十石缸，而上圓下方，旁通一孔，以朱漆木釘之大於指者塞其孔，拔其釘，則水出如湧。”據林遵介紹，這是在海上航行時儲存甘水(淡水)之用，並且其獨特之處是“盈器之水，用之不竭，添之不溢”，不知是何原理，讓人嘆為觀止。船的最下面一層，船底儲水，水中可泊小艇，張氏一行原先所乘之船即暫停在此，此船艙又有板門與海相通，板門半沒水間，半出波上，可以隨意開閉，小艇即由此板門進出，甚為方便。板門開啓之時，海水進入船底，又很快自一木桶中瀉出於船外。此木桶長可二丈餘，圓徑有一人拱(抱)，而下巨上細，如喇叭之形，“而中通外直，下有雙環，把其雙環，左旋右斡，吟作短歌之音，則船底之水皆從木桶中而瀉出於外，其所措置，俱極奇巧，有不可得其規矩矣。”此設計亦頗巧妙，作者也不知其奧秘所在。<sup>41)</sup>從張氏所記，可見當時造船技藝之高超先進，就是在今天也令人稱奇不已。

41) 以上見《漂海錄》辛卯正月初二、初三日記事。

## 7. 結語

張漢喆的《漂海錄》，可謂是作者根據自己和同船之人的實際經歷所撰成的一部血史和痛史，閱讀此書，不僅可以回顧作者一行驚心動魄的海上漂流經歷，還可以瞭解諸多歷史事實。依此書記載，可以更正史書記載，讓人重新認識朝鮮王朝光海君時期的一樁外交公案，知道當時在耽羅遇難的不是琉球，而是安南世子。張氏撰寫此書時，距明亡清興已有一百多年，但從他筆下，仍可見朝鮮人對明亡清興的態度，對已成為歷史的大明王朝的感激與憶念，也可以知道明清鼎革之時，明遺民不僅進入朝鮮，還進入越南，甚至遠居海島。還可以從書中得知，當時也有朝鮮人和中國人一起移居南方海島，香澳島上甚至出現了朝鮮村。從《漂海錄》中，也可見朝鮮人對東亞各鄰國的態度，以及相互之間的認識與交往。張漢喆一行在琉球虎山島上遇到日本人時，不僅未獲營救，反而遭到搶劫，而中國人則與日本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以林遵為代表的大明遺民不僅多次給予張氏等人以實際幫助，而且襟懷坦蕩，古道熱腸。以張氏為代表的朝鮮人對中國人真心感激，而對日本人則切齒痛恨。朝鮮人對大明的認同，不僅是由於傳統的“華夷之辨”的思想，也因為大明對朝鮮的“再造藩邦”之恩。書中所記的安南人雖不如中國人熱情豪爽，且因歷史原因，最終也未帶張氏一行安全著陸，但是他們並非頑固不化，一度也和張氏等人友好相處，作者對他們也並無惡語。書中主要記錄了作者與同船的朝鮮人同舟共濟的難難歷程，和在青山島上所受的熱忱招待，從這些普通的朝鮮底層百姓身上，作者真切感受到人性本善。書中展示了青山島上的人情風俗，也記錄了島民所受官府吏差的侵擾盤剝，為當時的青山島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書中也描繪了他所見所乘的安南大船，記載了船艙的內部結構，從作者記述可見當時東亞先進的造船技術。

張氏《漂海錄》雖撰寫於兩百多年前，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參考與認知價值，為認識當時和之前的朝鮮和中國歷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其歷史認知作用也是多角度的，書中有的記述非常詳細豐富，值得深入探究。另外此書在文學上，

特別是於景觀的描繪和語言的運用上，也生動流暢，簡潔有致。現在學界對崔溥的《漂海錄》研究已較為全面深入，希望對張漢喆的《漂海錄》也能進行更詳盡的研究，以讓此書的各方面價值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 <參考文獻>

- 張漢喆著，김지홍譯，《漂海錄》，首爾：지식을만드는지식出版社，2009。
- 張漢喆著，宋昌彬譯，《漂海錄》，東京新幹社，1990。
- 張漢喆，《漂海錄》，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http://www.dibrary.net>。
- 崔溥著，樸元煥譯注，《漂海錄》，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
- 《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第19冊)，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
- 《朝鮮王朝實錄》(第21、22、32、33冊)，東國文化社，1957。
- 《清史稿》(第2冊)，中華書局，1977。
- 成以性，《溪西先生遺稿》，《韓國文集叢刊續編》(第26輯)，民族文化推進會，2006。
- 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編，《奎章閣，韓國學的歷程》，首爾大學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12。

#### <ABSTRACT>

The book <Floating Sea Record>, written by Korean litterateur Zhang Hanzhe, who lived in 18th century, described a breathtaking experience across the ocean by himself and the others. This book has important value of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can help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records, we can rediscover a diplomatic matter in Korean history, explore the place where part of Chinese and Korea migrated when Qing Dynasty replaced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book, we also can know the Korea people's different attitudes to China and Japan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writer's understanding of Korean ordinary people. From this book, we

can see the advanced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in the East Asia at that time. This book has different value and functions, we should study it deepl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Key words: Zhang Hanzhe, <Floating Sea Record>, Choson Dynasty, the East Asia, history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3. 7. 21.	2013. 11. 11.	2013. 11. 25.	2013. 11. 26.	2013. 11. 30.